



令侍從奔有李術行藝者為教授自京師至
諸州皆建李取以徑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
策問而李校貢奔法俱以次推行于是王安
石乞罷制奔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
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于記誦非義理之
李一名此科或為終身之累制科遂罷蕪判
司農事父喪服除受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
知制誥七年為翰林李士王安石曰久旱去
位以執政荐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

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
士字之獄苟可以陷安石者死所不為八年
神宗復召王安石為相惠卿不自安會惠卿
弟升卿考試国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
第為御史蔡承禧所奏既而中丞鄧綰言惠
卿崇立私党阿蔽所親強借富民畝置田產
遂罷改事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綰誣辭而
見斥曰謂安石尽棄旧李而降尚縱衡之末
數以玉諧愬胁持蔽矣奸党移怒行狠方命

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平日問
望掃地盡矣謀身如此以之謀國豈有遠圖
陛下以何如人遇安石而安石亦以何等人
自任而乃失志例行而逆施一至於十年
除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知
太原府 神宗諭惠卿令提四路守罔再進
用且邊境本自无事又 陛下新即寶位未
皇用武故上循 祖宗故事加惠邊陲所以
休息軍民慰安夷夏至恩盛德孰不忻戴而

惠卿以前兩府若帥守之任所宜將順上意
以安人情乃敢以貪功幸進之志為此亂階
夫違廢 詔勅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
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 神
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戚之情冀幸功賞其
罪三也致 新天子命令失信于四夷其罪
四也夫開夷狄之隙至今倣備未得安靜其
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奸人也方命恣其
天下之大惡也以天下之奸人行天下之大

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定當涵養而不問也。請以臣章付外施行。以為叛命之戒。授光祿卿。司分南京蘇州居住。尋又責建寧軍節度。剝使建州。安置移宣州。復中散大夫。提奉崇福宮。紹聖初。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尋復大寧。士知延安府。夏人奔國。犯塞。惠卿修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羗于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惠卿與章惇外相善。惇以兄事惠卿。而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召入朝。師延

安累年。止于建寧。惇貶謫。元祐臣僚惠卿。閱之。笑曰。章子厚。乃合死罪人。輒效之。其凶險如此。徙鎮武勝。移知杭州。復為觀文殿學士。崇寧初。拜武昌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以右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改仕。起知揚州。青杭三州妖人張懷素。謀為不軌。惠卿子淵見懷素。道妖言。不以告懷素。既誅淵。配沙門島。惠卿坐責。祁州團練。剝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復資政殿學士。提奉昭道宮。又復觀文殿

李士為醴泉觀使未几致仕卒年八十贈開
府儀同三司有文集一百卷莊子解十卷
張璪字遂明洎之孫也奉進士為王安石呂
惠卿所知熙寧間為諫官御史劾却俠不當
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累擢
三司副使迂右正言知制誥翰林李士迂丞
旨璪建言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阳生于
十一月阴生于五月以冬至日祀天于地上
之圜丘夏至日祭地于澤中之方丘此万世

之不可易也謂宜即郊祀之步于夏至之日
盛礼容具乐舞選冢宰揖事虽未能当于礼
庶几先王之遺意犹有存者自是南郊北郊
之說與焉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改中
書侍郎哲宗立宣仁后听政璪為諫官蘇
轍主親論其奸佞轍又上疏曰臣竊惟璪性
極巧佞遇事撻圓昔王安石呂惠卿者加擢
任被以郊翼之恩熙寧弊法皆璪等所共成
就今二聖在上曰民所欲降陟群邪受革

中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
閱大政不惟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意亦
自不安但以同列无傾奸之助臺諫有彈擊
之請是以日自斂戢未敢為非度其中心未
嘗一日无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党也于
是遂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郟州歷定州大名
府揚州加大學士元祐末卒璪初名琥更為
璪云

蒲宗益字傳正閔州新井人也奉進士為蘇

州推官

英宗以水災下

詔求直言宗益

以臣陰象嬾女明嬾兵陰物闔官陰之余奸
臣明之極佞邪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而潦
之變殆為是七者上疏以為陛下左右所
與國事幃幄中二三貴人皆先帝所擇以遺
陛下者也保全寵愛使不近叔而專威福乃
所以全顧命元老矣二年來極借之叔又使
之專陛下之事陛下但拱手宴息于宮
中无所可否臣亢而王豫此陰氣所以盛而

雨潦所以害也。陛下掖庭永巷多先帝時媼御所給事而幽閑者誠不勝筭以少言之宜不減數千百人是瑞闈之內宸極之次日夜嘗有數千百怨曠矣沴氣安內而不作也。藝祖時後宮止二百八十人嘗曰霖雨去者五十。太宗時宮中不過三百人犹患其多。陛下後庭安用數千百哉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宦官出入宮禁均人主。兩朝來尤為太甚榮辱出其語言

公卿重足一迹道殆不敢以目邪柔之夫附之以進。先朝显人為國家執政柄者多由其門以久富貴。陛下踐極之日稍抑奪其氣又謫其渠魁而黜老者數人其心慙不足缺言望語无所不出以數十年猖獗自恣而一日為陛下所執懷忿忍怨安知其不為奸党助惡之計此阴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灾也。鸞虜視于北貪戎玩于西嘗收蛇豕吾民而腥膻中國者蓋積有年奸雄之人

草伏而虜起四立而環顧但未有以發之下
紿上急恐北方將破盟西夏將慢命奸雄之
人將傳檄而起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之所
以為災也驕兵滿天下而勁悍死賴者尤聚
于京師與河北動有所欲倘佯睥睨視其上
人如仇仇平時死事竭天下之財耗天下之
穀粟以飼養之可謂衣豐而食足矣三步一
却查間時一特支奔一非常之禮又隨而賜
予有未厭其心也過萌死恥之求一旦不如

所懷群行而謀呼色怒而詆訕前世當治安
之時莫不皆有可驚之事惟其不以為憂故
至于死可奈何今 國家之憂正在驕兵惟
陛下深憂而熟計遠覽而獨斷使不至于死
可奈何以定万世之業 祖宗之望也曩者
其謀屢發近日其志轉憤但含蓄而未動耳
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佞邪之
人語言便媚易以惑亂主听自述以來二數
人得進見左右者是皆何人曰攀緣附遂屨

名而數進四方不知以為 陛下宥私昵忘公道矣 陛下尚不知遠之乃厲名而數見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 陛下欲御大臣在攬威福而制其自專欲洗怨曠在省其職局而去其无用欲清閹寺在裁損其數而正其洒掃欲御夷狄在先求矣將而大為儲蓄欲消奸雄在愛養良民而務行寬厚之政欲懲驕兵在奮威刑罷姑息而裁省冗濫之卒欲杜奸邪在舍私昵廓至公而御

百辟 陛下弭災而塞受莫急于此七者既又地震宗益復上疏益指斥大臣宮禁及宦臣除館閣校勘熙寧中為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擢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為翰林李士兼侍讀 神宗曰李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宥自今宜佩魚李士佩魚自宗益始也元豐五年除尚書左丞嘗與 神宗論及人材宗益曰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朋黨壞之者半矣 神宗曰卿乃不取司馬

光耶蓋不以宗益之言為然也六年御史論
宗益荒于酒色出知汝州踰年加資改殿學
士知亳州元祐初改杭州移鄆州鄆素多盜
宗益痛加誅鉏盜為之衰盜固衰矣而所戮
不可勝記也于是御史劾宗益治鄆慘酷坐
落職知魏州詔曰女不以糞遂為心朕獨不
愧孝宣之用人乎明年復職知河中府移帥
永興又移北都以疾求河中既至而卒年六
十六宗益趣尚嚴整性侈汰燕飲无度為時

議所敗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三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四

列傳六十七



郝質汾州介休人也少從軍挽強為軍中第一以邊功稍遷至內殿丞制王則反于貝州文彥博以質為城西面鈐轄河上旧有亭甚壯麗彥博慮為賊所焚遣使臣藺干守之質使干往鄰砦度戰具干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干質曰亭焚罪在質願斬質而貸干彥博壯而釋之質由是知名以功迁六宅使韓琦鎮

河東以質為并代路鈐轄遷剔提管入為殿
前都虞候累遷眉州防禦使宿州觀察使馬
軍剔指揮使除武昌軍副後遷殿前剔都指
揮使安德軍節度使 神宗即位遷殿前都
指揮使從鎮安武卒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
武壯質篤于信义厚于故旧自為小官不磨
勘始質与朝士董熙善熙男質女方娠約為
昏姻後數年熙死家貧无依質已為節度使
以女灼董氏時人稱之

賈遠真定橐城人也少為軍卒隸拱全軍選
殿前剔都知環州駐泊都監儂志高反狄青
荐為全州駐泊都監師戰于灼仁鋪既陳青
誓曰不待令而奉者斬時左將孫節死遠為
先鋒受命擊賊大敗之青拊遠背曰君之功
也賊既弃城青使遠入括公私遺物遠固辭
是時將校以搜城故多撫取重貨独遠无所
犯迂西染院使嘉州刺史主管麟府路軍馬
遠善射必中的屢破賊擢涇源路提管為

步軍馬軍都虞候廊延路列都總管轉科昭
觀察使領步軍都指揮使復為廊延路列都
總管 神宗即位拜昭信軍副使兼廊延帥
神諤取安州遠謂諤止是僥倖功績不念蕃
漢肝腦塗地謂宜安邊息民不可專信匪人
妄與邊事右授和州觀察使尋復故官後拜
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列都指揮使遠嘗請三
代贈官 神宗曰遠武人也能有念親之志
雖不逮郊禮可特許之卒年六十九贈侍中

謚曰武恪

楊遂開封人也少善騎射應募軍中王反則
于貝州遂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授神衛指
揮使從狄青為先鋒至宥仁舖與儂智高遇
遂數挑戰身被數創手殺數十人士卒乘之
賊中奔潰迂萬勝軍都指揮使累迂登州防
禦使步軍都虞候 神宗時拜寧遠軍節度
使殿前列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
曰壯敏遂頗尚氣節初在貝州穴城時為賊

所傷有同入軍卒劉順者救之遂免及遂
貴而順已死乃訪其家視抚其妻孥甚有恩
意至故人妻子貧不能自存者遂亦收養之
為世所稱焉

尹政大原文水人也以神衛都頭救与夏人
戰有功授供奉官稍迁内殿丞制為洛州都
監儂智高反為廣南西路鈐轄亦有功累擢
步軍都虞候昌州防禦使黔州觀察使入為
馬軍殿前都虞候改真定路總管熙寧中初

建將官以政兼領第十一將又從太原定州
踏迁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副都指揮
使武泰軍節度使政起軍伍數有功進領軍
政会却質賈遠楊遂相继卒故驟典禁衛年
七十余矣而氣兒不衰侍立殿下更數時无
墮容扈從輦前犹能上馬踴踊前導觀者壯
之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也善騎射以材武選隸
親衛自内殿崇班為延州巡檢成懷字若羌

人以三萬騎泊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擢
廊延踏兵馬都監教率師深入以撓敵謀凡
九戰以功遷秦鳳踏剔提管河州景思立陷
于踏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首四千級还至
河諾城木征遂降累迁龙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郭遠之討交趾也以達為行軍總管入廣
源州降其將刘应纪以其地為順州应纪初
欲降猶豫未决達移檄诸洞声言应纪教以
状言自己决計归我矣约三日出降应纪知

即如期而來師次富良江交趾戰艦四百余
于南岸次戰不日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
致于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果來擊
之大敗遂請降以功遷榮州防禦使為馬軍
剔都指揮使 神宗閱武騎患未精達清躬
自巡教悉精銳既又來諸葛亮李靖遺意成
立陳法授之以教戰士進殿前剔都指揮使
拜武康軍節度使 哲宗即位迁殿前都指
揮使徙鎮武信卒年五十九贈開封侯同三

司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澆出草時手不釋
卷六神宗嘗問達用兵當何先達曰莫如愛
神宗曰愛克厥威可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
以愛為先神宗稱之曰為大帥矣
苗授字受之上党人也以父任為三班奉職
稍遷供備庫副使王韶之復鎮洮也授以兵
後韶為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州賊退圍香子
以迎勦師乃以五百騎屬授夜馳往力戰數
十斬首四千級居數月又破賊牛精谷遂取

琦器城之賜号定羌城又香子号宇居砦
始尽乃河湟故地賊復圍河州授往救之以
功迁榮州刺史知河州從燕達取良州階白
城木征降俘于京師以功迁引進使為涇
原路鈐轄知鎮戎軍歷秦鳳涇原熙河路總
管又剏李憲中軍總管擊生羌露骨斬首万
級于是吐蕃來附者十万八千余帳威震諸
羌乃諭董占使修貢董占皇恐听命徙知雄
州又徙熙州王師討西夏授与李憲出古渭

踞取定城西遂城蘭州次女遮谷遇賊數萬
投前澗後山而陳逆戰賊退伏對壘交射中
夜賊遁踰天都山焚南岸賊巢屯沒烟會師
行凡百日轉戰千里累迁容州觀察使侍衛
親軍副都指揮使進威武軍副都後元祐初拜
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從鎮保康
知潞州再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開封儀
同三司謚曰壯敏授平居侃、若儒者至遇
事則持議不苟合云子履

刘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也父賀内殿承制戰
没于定川朝廷以昌祚為右班殿直主威
遠砦青唐聚兵益并師遣昌祚詰之酋曰聞
漢次泊我益并昌祚曰中國之大乃与尔等
益并卒遂与其酋俱來見稍迁通事舍人夏
人以百余騎寇刘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万
騎黑山外偽遁昌祚卒遇之戰不解夏人銳
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死之賊遁去
自西事以來寡以抗中未如昌祚者迁六宅

使從王中正擊茂州羌又從李憲討後山常
賜等族以功迁西上閔門使知河州王師
討西夏昌祚率涇原蕃漢兵五万出塞說
涇原听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与涇原合兵
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慶師不至
昌祚兵独出瓠芦河州次磨喇隘賊扼險不
可進昌祚先登陷陳賊小却官軍乘之遂取
其積粟乘勝趨灵州師次城下時環慶軍犹
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几入矣遵裕忌其成功

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可勿攻昌祚还
按甲翌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
賊接戰昌祚以數十騎赴之未至而退已賊
遂見遵裕昌祚曰比次攻城以幕府在後前
日磨喇之戰余中退保東閔若乘我師之銳
先擊外援破之城必下遵裕怒甚曰吾夜以
万人負土囊積壘下遲以城可下遵裕围城
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决七级渠以灌我師軍
遂潰昌祚降皇城使尋之鎮戎軍以昌州刺

史為廊延踏畧安撫使廊延自義合至德靖
砦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踈密不齊烽燧
不相為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
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夏人寇
蘭州昌祚遣姚兕趨宥州王愍趨訥乞會拒
之夏人又寇塞門安遠砦復遣朱斌拒之除
雄州團練使元祐初移帥涇原遷冀州觀察
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 朝廷議以四砦
徇夏人昌祚力陳不可以謂夷狄之情矣前

恩而次无厭夏人素与西蕃不叶今解仇结
好徃來不已其志豈淺也哉異日請蘭州六
將許之乎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卒年六十贈開封侯同三司溢曰毅肅昌祚
氣質雄深外嚴內寬射箭百步之外虜以為
神異之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也父鈞監鎮戎三司
兵馬好水之役死于敵 朝廷以舜卿為供
奉官累迁左藏庫副使 神宗慨然有經畧

夷狄之志近臣有以舜卿名聞者且曰此將帥才也神宗命提京東九郡將兵訓之嘗以所部一軍閱于內殿神宗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死忘尔父之仇惟忠与孝勉之哉舜卿再拜泣謝以為閔門通事舍人會環慶有警詔率永興奉天之師赴之舜卿至關中奏曰師方成还未及弛負又替以上道人情囂然且霖潦道阻未必及事虞有他安不可請独以身往從之馳至慶而賊去累日矣

徙知原州以功迁皇城副使知代州徙雄州始至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甲以俟舜卿不為愛卒死事虜妾捕繫州民檄取不听会有使者至回捕其徒從一人取償待釋乃遣虜遺謀盜西城門鎖舜欽密令移去旧鎖而代之數日虜以鑲來吻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匙納之不能受虜慚去謀者遂以罪死雄六年恩信給迁東上閔門使英州刺史再迁四方館使元祐初擢右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

熙州夏人聚兵天都尽召十二監軍馬結連
西羌狄大奉以寇边羌酋鬼章青宜结逐巴
毡角駐常家山大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厉
兵秣馬以待師期謀者以告诸将请乘其未
集讨之舜卿召将佐议讲出兵方畧大将姚
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奔並洮水而進
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持溝珠
城脇取六道通宗部族遣人走間道焚河橋
以絕西援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
鋒由竒危谷会通遠蕃兵霄濟邠金川黎昭
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破之擒鬼章以
獻并獲首領五人斬首数千牛羊器械以万
計迂馬步軍都指揮使徐州觀察使知渭州
召还宿衛未上道以疾卒年六十一贈秦軍
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本通曉更事謹守
文法善料敵為時名将云

東畧事畧卷之八十五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五

文去善相編錄古詩古賦云

晴東更盡日終夜無眠吟上血海更中斷古

召五部傳未止通以海牛十六十一部茶軍

信上更事卑職難報外無出與祭者以四出

編年並書與五人神旨地十年半器海以不

至如所無下無藥者地一變以之器與章以

獨由音款分會直書之書之書茶味金山器如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五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字才叔魏郡人也奉進士第為宋城

簿大理寺法直官編排中書五房文字盡得

祖宗御筆類成千餘卷仁宗嘉之選知舒

州苗不行英宗在藩即廣淵日獻其所為

文章明英宗愛其才及即位除直集賢院于

是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奸邪不可近昔漢

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術銀獨称疾不行

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汝淵張美為三
司使掌州之彜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
之及即位蒞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
之世私自結于陛下豈忠臣哉願斥之
以厲天下為群牧判官遷三司戶部判官更直
龍圖閣兼侍讀英宗不豫廣淵憂思忘食
寢英宗自為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間矣
神宗即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蔣之奇復
宣言廣淵頃以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齊

州改京東路轉運使徙河東擢室文閣待制
知慶州韓絳宣撫陝西次吳師深入夏境檄
慶州出兵方授甲士卒劫庫兵撤民室庐縱
火廣淵亟召五營屯禦之其首吳建領中二
千斬關以逃廣淵遣姚兕林廣追擊之柔遠
三都戍卒閔難狄應賊不果廣源陽勞之遣
勦旧戍潛戒蕃將趙余慶以步兵八千間道
襲擊尽戮之兕廣追亡至石門山降其衆亂
兵事閔徙廣淵永興軍行至奉天而事已平

廣坐淵奪兩官復還慶州後二年遷扈國閔
直李士知渭州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
詔曰廣淵先帝所親厚不幸云歿今獨其弟
臨其子以君仕宦稍著其議旌錄之于是臨
自皇城使為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齊州賜
以君同進士出身

王陶字平道京兆万年人也為人爽迈眉宇
韶秀美出翰博李能文奔進士甲科編校史
館出籍除監察御史兼行時狄青罷右府為

使相陶曰此亂階也請自今軍伍之人不
任樞密使相陳升之為樞密副使陶與趙抃
唐介文章論奏不報遂出知衛州明年復以
諫官召時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
上疏曰自至和中華聖體不豫之後天下之
人日望上穹眷祐降生聖嗣內以承九廟
祀享之重外以安四海億兆之心大貺莫期
未如民志而內外大小之臣抗疏交章引古
今陳災異請早建儲嗣者動以百數陛下

納諫從善親發德音擇宗子之尤美者使
知宗正寺上以寅奉天心而俟與子之祥次
以尊崇宗廟而修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
而示強宗之本今宗正之命既出乃閔過為
辭避良由宮中嬖御官臣宦者有姑息之言
陛下因而微惑使其畏避不敢前臣恐天下
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歎而命之今
者听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若然則自今遠
近中外奸雄之人必以窺伺間隙矣臣敢為

諫官倘又不言則誰為陛下言者既而韓
琦歐陽修皆力陳其事神宗遂立英
宗為皇子英宗猶稱疾陶言君父名豈容
迂延蓋所遣使備禮致命不別圣意乞重行
降責由是英宗入居廣宇宮英宗即位
進右司諫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初王淮
陽後王穎陶皆為翊善擢知制誥迂胤因閱
直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神宗即
位進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神宗問以政事，陶請謹听納，以功罪斥佞人，任正士，復摅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神宗然之，時以司馬光、呂公著為翰林，李士神宗以問陶，曰：「陛下伯人矣。」初，陶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至是，神宗頗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不押常參班，至謂琦為跋扈，琦等待罪。神宗以陶章示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遺一小黃

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神宗為之動，而陶連奏不已，乃以為翰林。李士吳奎執詔不肯下，遂以陶為樞密直學士，知陳州，知許州，入為三司使，拜翰林。李士于是御史中丞呂公著論其反覆不可近，陶亦固稱足疾，以翰林侍讀。李士知蔡州，改河南府，移汝州，請老判南京，田司御史臺，遷給事中，知陳許二州，徙河南府。神宗以陶藩邸之旧，拜觀文殿學士，知汝州，道病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

謚曰文恪有文集二十七卷

臣稱曰韓絳言富弼誣以不軌王陶論韓琦志以為跋扈何其言之過哉自古矣君莫不尊臣下以言、而有益天下之幸也言而非所宜言是豈朝廷之福哉以弼之忠矣琦之忠處宥密輔弼之地則百僚師、六服承德詎為四為敢言而撼搖之原二子之用心非所謂是非之公也蓋出于愛憎之私尔嗚呼昭昭好惡以訓迪在位此

中人主之賊也宜乎二子之見斥也

陳荐字彥升邢州沙河人也奉進士調華陽尉韓琦帥定武奉為屬又用琦荐為秘閣校理神宗為穎王荐為王府記室叅軍直集賢院神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拜天章閣待制河北水災為安撫使還知制誥兼知諫院薛向意謀取橫山而功不成荐引王恢事請正向罪杖開封府踰月拜左園闕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強水官按視议息莫

深瀛之間築生隄三百六十里役丁夫八万
三千工一月荐言河未能為四州患願以步
月園之入判吏部銓与议李校直奉法请做
漢率口察孝廬均之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
范纯仁胡宗愈刘琦等相继罷言耿荐言
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
其耳目也权知御史臺言李定不持所生喪
豈可以為御史数日罷臺事以太常议袞封
中书以為不當坐降一官見秦生世官改群

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请提奉崇福
宮又知青州北京甸司御史臺迁宝文閣李
士提奉醴泉观右谏议大夫兼侍读神宗
以東宮旧僚拜資政殿李士引退命知邢州
至邢未几復请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荐以状
魁偉词氣莊重天性簡淡无声色之好韓琦
尝谓人曰廩于進而勇于退嫌疑間毫髮不
处与人交久而不安如彦升者盖无几而司
馬光亦服荐之质直云

謚曰文恪有文集二十七卷

臣稱曰韓絳言富弼誣以不軌王陶論韓琦亦以為跋扈何其言之過哉自古矣君莫不尊臣下以言而有益天下之幸也言而非所宜言是豈朝廷之福哉以弼之忠矣琦之忠處宥密捕弼之地則百僚師下六服承德詎為四為敢言而撼搖之原二子之用心非所謂是非之公也蓋出于愛憎之私尔嗚呼昭昭好惡以訓迪在位此

中人主之戚也宜乎二子之見斥也

陳荐字彥升邢州沙河人也奉進士調華陽尉韓琦帥定武奉為屬又用琦荐為秘閣校理神宗為穎王荐為王府記室叅軍直集賢院神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拜天章閣待制河北水災為安撫使還知制誥兼知諫院薛向意謀取橫山而功不成荐引王恢事請正向罪杖開封府踰月拜左園闕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強水官按視議息奠

深瀛之間築生隄三百六十里役丁夫八万
三千工一月荐言河未能為四州患願以步
月園之入判吏部銓与议李校直奉法請做
漢率口察孝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
范纯仁胡宗愈刘琦与顓相继罷言朕荐言
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
其耳目也权知御史臺言李定不持所生喪
豈可以為御史教日罷臺事以太常议袞封
中书以為不當坐降一官見秦生世官改群

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奔崇福
宮又知青州北京田司御史臺迁宝文閣李
士提奔醴泉观右谏议大夫兼侍读神宗
以東宮旧僚拜資政殿学士引退命知邢州
至邢未几復請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荐仪状
魁偉词氣莊重天性簡淡无声色之好韓琦
尝谓人曰廉于進而勇于退嫌疑間毫髮不
处与人交久而不变如彦升者盖死几而司
馬光六服荐之质直云

孫永字曼升趙郡人也祖冲集兵院李士永
年十岁而孤以冲廕奏為將簿奉進士調襄
城尉宜城令治平三年穎王出闕永以選為
侍讀明年建儲為太子舍人神宗即位為
天章閣待制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以邊
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為一司外臺不與
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死
以統隸苟為非法孰從而制之迂尤圖闕直
李士知秦州以築堡失守降天章閣待制知

和州久之復以旧職知瀛州河決具瀛諸州
冀州尤被患而民租以灾傷倚闕者皆歛如
故永具以聞詔從其請仍命發廩粟以賑
之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河捕急巡檢趙用
括引兵北度焚其帳族故虜侵掠境上神
宗遣中使密訪虛實回奏而北通好久但緣
趙用起釁若罪之則死爭矣用既繫獄永遣
邊吏諭虜乃引肉加樞密直李士知封府
都城市賈輸各以免直名免行各

神宗慮立法未盡。詔韓維及永寃實利害而御史張琥言繼與永定奪不當罷永降尤。因闕直李士知潁州。會赦復旧職。知太原府。以將作監召。遷端明殿。李士提舉崇福宮。起知陳州。徙潁昌府。哲宗即位。召拜工部尚書。會議役法。永以差役為是。除吏部尚書。明年以資政殿。李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謚康簡。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也。中進士。為蒲城

簿。後用富弼荐。為秘闕校理。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奏度十僧。趙槩奉列子。廟乞三年度士。道士襄皆執奏不行。出知常州。為開封府推官。至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為政。行青苗法。事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為然。臣觀制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

仁義治天下不顧節陛下為霸主也陛下
富有中國廣輸万里內无強臣欺國之患外
无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我
之用不為不足陛下不于此時与庙堂之
臣而論道以行王改而反屑々為均輸奉貸
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又乞輕貶王安石
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
召还范純仁除直舍人兼天章閣待制明年
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詔

言水不濶下中出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
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州入知通進良
臺司迂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
有孝行与陳烈却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
四先生所至務先孝校至親為講論好荐達
人材喜愠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
或迂濶頗不為人所服云口今二賈山山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也年十九奉進士調秀
州司戶參軍于潛令包拯歐陽修奉洙美良

方正洙上策論五十篇善言。祖宗指切治
體推往較今。亦以失抑揚條。嘗諫之。令人
感動嘆息。韓琦見而奇之。曰。今之賈誼也。編
校秘閣。出籍。遷館閣。校勘集。吳校理。治平末。
京師大水。兩詔求直言。洙上疏言。時蔽七
事要務十五事。多可施行者。為史館檢討。同
知諫院。兼直舍人院。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
王安石以論青苗事多。逐諫官御史洙。鬱
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乃知海州。入為同修

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神宗稱其學術
行誼。有關於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以為翰
林。學士。且大用矣。逾月而卒。年四十九。洙博
學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調理。誤魏以
來。本記其文可道者。悉成誦云。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五

效死自贖于是諸夷皆從風而靡顧世為漢
官奴迂刑部員外郎集矣殿修撰同判司農
寺 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病民一旦去百
年之患檄奏詳明可嘉也河隍初復以本為
秦鳳路都轉運使廸河法禁濶畧蓄積不支
步月本奏省官百四十員減浮費救十萬
八年夏滁州南川獠人木斗叛 詔本安撫
夔路營同佛垠破賊党与焚蕩聚落諭以威
德木斗氣索以溱州地灼灼五百里為四砦

九堡建南平軍 朝廷議除本天章閣待制
神宗曰熊本有文當遂典誥命除知制誥判
司農寺都水監丞范子淵翔鉄 瓜疏河謂
可以浚河殺其勢計所浚退灘地為功文彥
博守北都言小臣與利欺罔 詔本行視坐
附会彥博報不以實分司西京元豐中知滁
州復集矣殿修撰知廣州召拜工部侍郎會
宜州蠻擾邊道除尤罔闕待知桂州至則溪
洞酋長請選將練士兵以代守益守馬以足

騎兵宜州遂无事初郭達宣撫安南刘几以
廣源郡建為順州 朝廷以為不足守 詔
給賜李軋德彊昼未明而交人狙窺宜州之
隙次并取儂智会勿陽地搗虛指灼化逐智
会、竄古江乞師本道遣使問状交人為
斂兵軋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桑八洞不毛之
地嶺表遂安名為吏部侍郎以疾乞補外除
尤罔闕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矣八洞為失
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又徙江寧府再知洪州

未几而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也少力孝奉進士
為滁州軍事推官監真州轉般倉起回父疾
委官灼侍為有司所劾法官論以私罪 仁
宗謂輔臣曰覩過知仁今以起父疾而致罪
何以厚風教而勸為人子者邪釋之後為天
平軍節度推官迁大理寺丞知海門果地卑
溽卑海波至則胃民田舍為築隄百里引以
水灌田益闢民相率以灼戶口增益除監察

御史吏部格選更以臧私往法无轻重終身
不迁起論甚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為
今立果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
來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宿衛選良文李
高第給事官省不宜專任宦官以論不合出
通判越州步余知蘄州徙楚州提点京東刑
獄改開封府判官出為湖南路轉運使凡毛
羽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于民率
以計吏為奸費或倍蓰起計起取之所省

什六七官自与商賈交易而民不擾蒲入有
余召為三司鹽鉄副使兼直舍人院未几迁
集矣殿修換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
長安起率兵討平之会朝終城綏州不利起
乞罷知江寧府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
至其庭其著位与西夏使人班起曰西夏陪
臣不當与王人齒辞不就列力爭遂升本朝
使者班熙寧五年以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
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

魁本之曰此求奮是時交趾之旅拒廣西路
徑天子懷輯數致疑起妄意

朝廷有攻取之議曰遣官入溪洞占集土丁
為保伍授以陳圖使步時隸習繼命指使曰
皆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
與果州貿易一切禁止于是交趾益二大集
兵丁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出抵起請止保
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所劾緘沮議起坐邊
議罷以劉彛代之徙知潭州再踰月徙杭州

交人大率陷欽廉邕三郡死者數十万人起
坐守桂日失備瀆為郢州圍練剝使會救移
温州卒年七十二

劉彛字執中福州人也幼沉重介特濇士必
求其義奉進士為劄武尉再調高郵簿移胸
臆令治簿尽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歛
抑豪猾扼游墮凡所以惠民无不至也類其
事以一書名曰洪範濼字初擢京湖北路轉
運判官宙為條例司屬官乃言更法非法旋

罷叔都水監丞出為兩浙轉運判官奏課稱
最近直史鑑知桂州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責
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又改涪州徙襄
州元祐初以都水監丞召卒于道年七十著
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
三十卷

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也博覽古今于出无所
不通奉進士為揚州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
書籍熙寧間除太子中允為檢正中書刑房

公事迂集矣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迂太
常丞同修起居注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
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備民大驚擾自
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疏進俱不省二日括持
筆立御坐側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
括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
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
墓田廬皆當矣去復暇卽車乎朝廷始籍
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

者之紛也。括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伯中國。李靖用偏廂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于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推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死人如此語，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

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未几，以右正言知制誥察訪河北西路出使遼西，使還以淮浙災傷為体量，安撫使擢三司使，迂翰林李士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爰法令，輕役，依旧論差。御史蔡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亦待罪，求去。確復言括詭求罷免，有服令，供職。臣切惑焉。且括謂役法可爰，何不言之于檢正察訪之日而言？

之于翰林李士之時不言之于陛下而言
之于執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為身
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李士知宣州復扈
閱待制召還知審官院復以言者罷知青州
尋知延州王師大率伐西夏種諤帥師入艮
夏州而不能有明年括請城永永俞徐禧李
舜奉計議邊事李稷主糧餉遂城永永距艮
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城成賜名良川砦既
而賊二十萬重圍永永城攻益急城陷于是

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人皆沒
焉禧舜奉殺死之 神宗以括議責為均州
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徙秀州復光祿卿分司
南京以卒括嘗上熙字奉元歷徧備天下郡
國圖書述頗多有春秋机括筆談行于世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字人也熙字初王安石
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
領修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治兵策
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銀閣

校勘監察御史東行沂州劾李進謀反連宗
室世居 詔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與禧
即御史臺奏治有李士字者挾術出入貴人
間常見世居毋康以 仁宗御製詩贈之又
許世居以室刀且曰非公不可以當此世居
與其党皆神之曰士字二三百步人也解釋
其詩以為至貴之祥及鞠世居搜得之逮捕
士字而宰相王安石與士字善百祿劾士字
以妖妄熒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字遺康詩

實 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為反臣不敢因同
百僚言士字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
臣 朝廷以御史奏知樞密丞旨參治而百
祿坐報上不實貶禧進集矣校理正中亦禮
房公事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
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銀五百万買田不法
神宗遣禧奏治獄方具而禧除荆湖北路轉
運副使綰劾禧党惠卿乞改付吏乃遣蹇周
輔治之會綰貶官安石罷相惠卿獄亦解名

知諫院廵善環慶路計議措置边防事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為軍每陳多以蕃部為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然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延慶以為調發不能逸集始定旧法雜漢蕃兵團結分守戰每五千人隨屯駐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神宗欲推其法于諸路遣禧往禧具環慶法上之選官措置泾原而渭帥蔡延慶以為不可信

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車尚多还此不可入南不受窮死所殉必將突挺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听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是始矣燕翰林侍讀季士登州有不成婚嬪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已擬其獄詔先与王安石議安石以謀与殺為二事先言謀殺犹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与殺為二則故与殺亦可

為二邪自文彥博以下皆附光諷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詔上疏言先帝親却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稱誦末年有建言者國家与契丹往來书信欲有尊号而我独死以為深恥于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号昔漢文帝時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問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号神宗大悦手詔答光非邪必

有大軍在後已而果然神宗哀禧等死贈吏部尚書舜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謚曰忠愍稷贈工部侍郎仍厚卹其家舜奉内臣也累擢文思使文州刺史參議涇原軍事五路出師无功朝廷再议使舜奉入奏具言師老民困其言誠尽神宗為之罷兵迁嘉州團練使廊延計議边事稷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後為成都府踏茶事初留茶額步三十万至稷加及五十万及陸師閔代稷又

加為百萬緡以勞擢陝西轉運使以入與降
為判官永系之陷俱死舜奔且死望闕再拜
曰願陛下勿怪此賊至緡死乃云臣則千
苦万屈語聞神宗又為之一慟禧為人狂
踈而有胆氣好言兵畧惠卿以此力引之故
不以驟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道以邊事迎
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
諤以御延之師深入无功高遵裕以環慶之
師至灵武城下狼狽而还陝西河東騷然困
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取
進之策復請城永系神宗遣禧經盩之既
入賊境畧不為備寡謀怪敵以至放胆自是
神宗始知邊臣不可信之厭兵事死意西伐
矣

東都事畧卷之八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七

列傳八十七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有傳光為
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
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
不知飢渴寒暑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
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生
直講扈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光言死持給鹵簿光言孔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七
列傳八十七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有傳光為
兒童時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
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
不知飢渴寒暑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
士甲科僉書武成軍判官改大理評事為國生
直講扈籍為樞密副使薦召試除館閣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光言死持給鹵簿光言孔

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犹且不可况言近
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不可假以名器今給以
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夏竦卒賜謚文正光
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
上改謚文莊除史館檢討改集賢校理厓藉為
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時趙元昊始臣
河東貧甚官苦貴糶而民疲于遠輸麟州屈野
河西多良田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而虜得稍蠶
食其地籍使光按視光為畫五策築二堡河西

益兵守之募民有能耕者長復之漸以紓河東
之民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
度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于
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光守闕三上書乞独坐其
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光而光深以自咎時人
兩賢之除直秘閣為開封府推官脩起居注有
同奏六月朔日當食光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
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
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

知其災當益甚皆不當賀下詔從之後遂以為
常迂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因
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
其議光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
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
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
天下之望疏三上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
言一出豈可復反願以死爭之于是鎮言之益

力及光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
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
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
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
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
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
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
何所言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諭意不
復言琦知御史裏行陳洙與光善欲因洙諷光

使之終前議俄有旨令光與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因此達琦意時嘉祐六年也光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言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仁宗大感悟曰送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

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言曰敢不盡力後月餘以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既明年遂立為皇子稱疾不入光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贊之富至三百余日不受命其賢于入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礼使者受命不受詞兼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及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

皇子宜必入山英宗遂受命除知制誥光力詞
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
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于兵興權制非永世法
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責倨自恃陵忽轉運
使不得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于
胥吏謹諱而逐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退宰相
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于舊軍人詈三司
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于用法疑其餘有一
大流言于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凌

遲之漸不可以不正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
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光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
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况妃乎仁宗
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未慈聖光獻皇后同吮
政光首上疏言章獻明肅皇后保佑先帝進
賢退姦有大功于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
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
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直如薛奎
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

當疎遠之則天下服也英宗疾未平先慮姦人
欲有閑說涉于離間乃上疏言今日之事惟皇
帝非天皇后無以君天下此皇太后非以皇
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執頭目之與心腹也
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
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
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
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孟子曰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臣伏望皇帝常思孔

子之言命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又上疏曰
陛下既為仁宗皇帝之後命皇太后即陛下
下之母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
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若萬一兩宮有隙
陛下以為誰逆誰順誰得誰失若陛下上失
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太室之位
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
之柄也今陛下即位將近期年而自朝廷政
事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

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為常威福之
柄寢有所移則雖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位則
不安業則不固于上陛下果何所利乎下慈聖
既還政先上疏言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
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
法備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復奏得旨御室乃
供先極論以為不可當立供如上上所取已乃
具疏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
迂先言佾無功而得使相上陛下以尉毋心耳

今兩府皆迂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
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皆迂先
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先帝不聽及陛下
嗣位反覆革面交亂大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
蠹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守忠貶蘄州天下快
之時刺陝西民兵號義勇先上疏極論其害云
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
捷指揮民被其害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止兵

隨之每至崩潰果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
而惰游之久不能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
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
不從乞罷諫賊不許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
盛位隆宜有尊禮下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為
其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
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
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

以光等藁為案特中外訛御史呂誨傳堯俞
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
光上疏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張曰京師大水
光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
學士改右諫議大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
光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西漢制詔可也
光趨出神宗遣內臣趨光入朝遂為御史中
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
陶爭之力遂罷光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

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
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
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神宗曰可陶既黜
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光言
陶誠可罪然神宗曰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
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光上疏論脩身之要三曰
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
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神宗英宗今以獻神宗陛下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光在神宗英宗時與呂誨同
論神宗祖宗之制御藥院當用供奉官以下至內
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
廩給非神宗祖宗意神宗為盡罷寄資內臣邊
吏上言西戎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
祚以降神宗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
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神宗諒祚
生而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
知何以待之臣恐神宗朝廷不獨失信于諒祚又

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
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遽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神宗不聽遣將
種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
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
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其獄詔光與
王安石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
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
則故與殺亦可為二耶自文彥博以下皆附光

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百官上尊號
光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
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往來
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于是群臣
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
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
此號神宗大悅手詔答光非卿朕不聞此
言善為答辭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邊

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听兩府辭賜王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常今之急務也光曰袞辭祿猶賢于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

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甚于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于末年盜賊蠶起幾至于亂若武帝不悔過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体王安石之言亦是惟明主裁擇神宗

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
遂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脩
撰神宗問光可為諫官者光薦呂誨大即以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光与張茂則同視二
股河及生隄利害光乞約水東流以紓恩冀深
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詔從光言王安
石始為政初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
後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余負行其法
于天下謂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為法

如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休息之期貧者
既尽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後富者無幾矣其
後卒如光言初富弼以疾罷相神宗相陳升
之因問光朕相升之如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
輕易今執政皆閩楚人必當援引鄉黨之士充
塞朝廷風俗何以得更淳厚神宗曰升之
有材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誠有
材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
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

然雖獨任上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馮知節
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
明主用人之法也神宗曰然光曰富弼老成
有人望其去可惜神宗曰朕留之至矣光曰
弼所以去者蓋其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
神宗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
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神宗問呂惠卿光
曰惠卿儉巧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惠卿也
神宗曰惠卿應對明辦亦似美才光曰惠卿

誠有才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因論臺諫天子耳
目陛下當自擇神宗曰諫官難得卿為朕
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途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変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神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変可乎光曰何
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
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由用然則

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旧章漢武帝
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
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
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
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
兄弟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七朝
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神宗問光惠卿言

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為變若四
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礼
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
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
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鑿則脩之非大壞
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
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
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
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

例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
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
不能對則詆光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而不從
何不去光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神宗曰相
與論是非耳何至是以神宗問朝廷每更一
事舉朝詢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
能使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果官法度之威
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
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果官

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
糴法時米賤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
不解遂為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
河東之和糴也神宗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
以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
之乎神宗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
便獨惠卿曰坐倉得米百万斛則省東南百万

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便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
戾今弃其有餘取其無農末皆病矣侍者吳
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
主但當擇人而任之神宗曰然光趨出神
宗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神宗一日問光青苗法曰此周礼泉府之職周
公之法也光曰神宗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
冒死言之昔刘歆用此法以佐王莽至使農高
失業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為神宗曰聖朝法

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便為本業計具所得之利
什取其一比於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為輕也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神宗感悟欲罷其法
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光樞密副使上章力辭至
六七曰神宗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
官不行青苗助後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
不然終不敢受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
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言臣未受
命則猶侍從也于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

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于安石三往反開諭苦至猶幸安石之至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于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行言之曰震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震王氏者靡不為也神宗猶欲用光不可端

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後宣撫使下令調發光拒不受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若之軍興臣坐之于是一路獨得免項之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此數人者觀安石所為抗章對策極言其害而鎮因乞致仕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

為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為盜竊之行今其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于陛下安石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惟陛下裁處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

不論事至熙寧七年神宗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拜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將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惧

會放辭謝遂徑歸洛而宣仁后聞之遣使勞光
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
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于上而下無所
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于先帝宜下
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
者于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
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以顧望朝廷之意以僥幸希進下以眩
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宣仁后封詔尊以問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
也人臣惟不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詔書
頒之天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除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于
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詔曰先帝新
棄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光乃
不敢辭是時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
以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光慨然爭之曰先
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

等所建為天下害非也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
救焚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
作鹽鐵推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
官公求賂遺置客省猶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
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
鐵月進羨余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
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
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

歲一闋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
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
除其息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
三司使事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
為出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
議未決也山陵畢迂正議大夫光自以不與
顧命不敢當不許元祐元年光始得疾歎曰
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
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已前法又論

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
衆其後文彥博議與光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
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果又乞廢提舉常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光為監司
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大中大
夫待制以上于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于
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
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武升朝以上歲
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

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
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
見君不可以視事詔肩輿至內東門子康
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光皇恐入對延和殿再
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數月復病薨
于位年六十八宣仁后聞之慟哲宗亦感
涕不已時方建躬祀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
國公謚曰文正計御篆其碑曰忠清粹德光忠
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

妄其好學如饑之者食于財利紛華如惡臭
誠心自然天下信之于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
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為冠昏喪祭法遠古
今之宜自始立 朝至于為相自以遭遇 聖
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捨晝
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
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有命
也為之益力病革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
皆能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帝上

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喪罷市而往
乎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万千數而京
師民盡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
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紹聖
初章惇擅政用周秩為監察御史秩小人也方
光薨時秩為博士議光謚為文正及是乃謂光
改更鑿法為畫廢先帝政事于是追贈謚及
仆所賜神道碑再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又追貶
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復太子太保蔡京

為相復追降左光祿大夫尋除名入黨籍大觀
中復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賜太師復賜謚配享
哲宗廟廷光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
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其所著述
又數百卷初光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
于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
以進英宗命光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所素
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凡十九年而成京
神尤重其書以為贖于荀悅親為製序賜名資

治通鑑詔述英讀其書云子康劉恕附傳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凜然
有光之風以明經擢第為富平簿光脩資治通
鑑奏為檢閱文字除祕書省正字迂校書郎以
父喪免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康上疏曰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
由飢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備水旱昔魏
李愧為平糶之法國以富強東漢永初以後水
旱十年和熹臨朝用征和故事徒置飢民于豐

熟諸郡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唐太宗貞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也皆有蓄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糶所在有儲此策之中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

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糶民食所餘歸于官今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於國家積財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于濟民則不當吝言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于此矣除右正言以親嫌不就上

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上祖宗勦業之艱難
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
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于學又勸太皇太
后每于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為書勗
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規覽尋講孟子迂左
司諫以疾除直集賢院提點崇福宮方病召醫
李積于兗州積時年七十餘老于家于是鄉民
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相公恩深今其子病
願連往來告者日夕不絕積未至而康卒年四

十一特贈右諫議大夫紹聖四年追奪贈官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也父渙字凝之舉進士為
潁上令以剛直不屈于上位即棄官而歸家于
廬山之陽時年且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
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
余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
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恕少穎悟俊拔讀書
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
恕應声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八

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為鉅鹿簿遷和川令
怒為人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
光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怒于魏晉以後事
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光悉委而取決焉王
安石與怒有旧欲引怒脩三司條例怒以不習
金穀為辭因言且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
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安石
不能用而亦未之怒也及呂誨得罪知鄧州怒
往見安石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

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
論自息安石怒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
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
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怒奮厲不顧直指其
事或面刺安石至變色公議其得失無所隱光
出知永興軍怒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
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光判西京留臺奏
遷書局于洛陽怒奏請乞身詣光脩書事朝
廷許之怒居母喪又詔就第續成前書喪未

除而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
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普共和至
熙寧年畧普各一卷

臣稱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
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
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神宗而
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
于洛也若無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
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以動天下感鬼神
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
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
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七

其

其

其

其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八

列傳

呂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識慮深遠有度

量夷簡嘗曰此子公輔器也任為奉禮郎舉進

士累遷殿中丞通判潁州歐陽脩為守甚重之

召試館職辭不就判吏部南曹仁宗諭曰朕

知卿有恬退之節嘉祐中同判太常寺數言

濮王在殯請燕北使毋用樂輟上元遊幸廢温

成廟為祠多見所用擢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

誥三辭不就兼侍講時壽星觀建真宗神御
殿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有三神御殿而營建
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不報為諫議大夫時
英宗脩慶寧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內京東西
淮南飢此豈脩宮之時乎王疇為樞密副使知
制誥錢公輔坐封还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舉
貶不宜出除龍圖閣直學士英宗問今之郊
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尚質今
之郊也盛儀衛事物采而已時詔近臣議追

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真宗
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及奏詔
下稱親公著言於仁宗有兩考之嫌又班自濮
王諱公著曰此群臣於王前不當稱耳不宜
與祖宗七廟同諱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
呂大防趙瞻坐論濮王事貶公著曰陛下
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于天下而誨等以言
事去非所以風四方力爭之願與誨等俱貶
英宗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執求去

不已出知蔡州神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兼
侍讀頃之兼宝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
史中丞司馬光以言張方平不可為參知政事
罷為學士公著封还制書言光以言舉職而賜
罷則有言責者不得尽其言矣陛下雖有欲
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于是內出光詔
付閣門又言詔不由封駁而出則是職因臣而
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神宗手批其奏俟
迺英當喻朕意後數日講退獨留之語曰朕欲

先勸講左右非為其言事也公著請不已听解
封駁事脩英宗實錄轉礼部侍郎知開封府
自夏秋淫雨地震公著言自昔人君遇災異者
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
則下思至誠以應之上下相與以誠而變異不
消者未之有也夫衆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
難見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
言則不為邪說所乱顏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
人為戒盖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則其勢易親正

人惟恐不合于義則其勢易竦惟先格王正厥
事蓋未有正事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之
而勉終之數月復還翰林札官議欲用唐故事
以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
言五月會朝始于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說憲
宗以不經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繫人主重輕
于是罷議尊號不受近臣有請更非領郡者毋
任監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僚而資格愈峻則
簡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

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
非素有罪戾者宜給俸以示始終多用其言拜
御史中丞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
苗歛散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有為之君
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以威勝
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
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詆黜之豈
有昔者賢而今皆不肖乎會韓琦論青苗之害
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而奏若韓琦因人心

不忍如趙鞅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因陛下
何以待之安石用此為公著罪罷為翰林侍讀
學士知潁州宋敏求草公著詞云數陳失實援
據非宜安石不快欲明著其語陳升之以為不
可安石乃自易之曰厚誣藩鎮與除惡之名深
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公著素謹密實無此言蓋
孫覺嘗為神宗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
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
以除君側之惡者矣神宗因悟以為公著也

久之復宝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公著上疏曰
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
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
哉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
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
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于人才
既反復而不一則于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古
之為政初不信于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
一年而鄭人怨之三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

成七年于茲矣與人之誦亦未異于七年之前也。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神宗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神宗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嘗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神宗又言。唐太宗能以推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能屈己從諫。爾頃之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曰。臣老子間外蒙曰。

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遇。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意省察。神宗曰。然當以次收用之時。有請復。由刑者。公著曰。後世禮教衰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或欲取天府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復同知樞密院事。

神宗賜手札曰顧在廷之人可託中外腹心之計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繼其主秉常曰神宗將大舉兵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得人為帥苟帥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河東陝西民力大屈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為山神宗言之五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定州是歲永樂城陷奏至山神宗對輔臣曰邊民疾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徙揚州除資政殿大學士山神宗將

建儲諭執政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宣仁后遣使迎問其所欲言公著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為學士命尊詔以寬民力為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侵民為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壞新法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入愈困陛下既深燭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建言曰

人君即位之初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于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日新又日新以至大治者學之力也臣昧死謹條上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脩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無逸公著所言十事皆據經直言其論薄斂云昔鹿臺之財距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當務仁義而已何必曰利當時謂為君之道無出此十事者公著又言、先帝

定官制設諫員之目甚備宜選忠鯁敢言士偏置諸左右使職諫諍拜尚書左丞自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輿以濟江陸當一心並力以脩政事諸事下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迂門下侍郎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司馬光薨公著獨摠揆務除吏皆一時之選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士無自得之學而外朝廷文詞之官漸躋

其選議者嘗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請于經義
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能又戒
有司毋以老莊詩出題而學士不得以申韓釋
老書為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毋專用王
氏又得賢良方正科以致異能之士邊穀旧法
儲三年而不足公著請增為五年大出糴本錢
以助之邊用益給吐蕃大酋鬼章青宜結者董
氈之別將也性凶悍為洮河之患者二十年
朝廷罷兵減隴右戍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

遂合從寇邊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公旨諸
將以便宜出師不逾月熙河將种諤生擒鬼章
以獻夏人因遣使修朝貢之職元祐三年懇辭
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前宋興大臣以三
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二人則公著父子也四
年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曰
正獻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
當言路用其言削公著謚贈毀所賜神道碑再
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參軍

徽宗皇子生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祿大夫指公著為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後復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子希哲希績希純希哲字原明少好學王安石謂之曰士未官而專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希哲遂弃科舉一意古學父公著與安石以國事不合久在外希

哲前後為管庫者幾十年元祐初公著登庸廣收天下之士而希哲以公著故不得用及公著薨既免喪除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希哲每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紹聖初出知懷州坐元祐黨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徽宗即位起知單州召為秘書少監為曾布所不樂改光祿少卿以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

宮祠卒年七十八希哲為人請重有至行晚年
名益高云子好問

希績字紀常有賢操元祐中為兵部員外郎除
淮南路轉運副使知壽州尋坐黨分司南京光
州居住除知濮州後以壽終

希純字子進方父公著為相未嘗進用公著既
薨朝廷以希純為太常丞舊制太廟薦享
逐室設常食一牙盤元豐四年有司奏罷之希
純奏請復如舊制仍易其名曰薦羞改秘書丞

迂著作郎為國史院編脩官除起居舍人拜中
書舍人同脩國史紹聖初以宝文閣待制知毫
州已而諫官張商英言希純附會呂大防蘇轍
而中書舍人林希亦言希純變礼奉祀礼文薦
牙盤事坐落職而牙盤復罷如元豐故事始公
著在相位時商英為開封府推官欲居言路嘗
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希純以商英語白
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河東提點刑獄商英
憾之至是攻希純兄弟為甚力俱坐降黜希純

得知沂州尋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又責信州團
練副使道州安置移居唐州提舉鴻慶宮以卒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九
列傳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也舉進士為馮翔
簿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英宗即位改太常
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綱紀賞罰之
際未嚴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
上大臣疲老而不知退夷狄驕蹇邊患以萌而
不擇將帥不知虜情議論之大裨益朝廷闕
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褒

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
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八十乞體骨而不從吳奎
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
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免以尸
柩還家為請而不許竊以為過矣 陛下優待
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虛飾曲事形迹使
四方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 京師大水大防
日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
之沴也即請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諫

于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
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 濮安懿王宜稱
考大防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可改子之名則
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首欲加 濮王非
正之號以惑天下使 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
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出知休寧縣久之為河
北轉運副使召入直舍入院鞫絳宣撫陝西以
大防為判官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精將
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

判官除知制誥熙寧四年知延州未赴間大防
欲城河外荒堆若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備
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亂絳坐黜
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
徙知華州元豐中知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遷吏部
尚書元祐初除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
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脩神宗實錄
哲宗納后為奉迎使大防為相用人各尽其能

不事邊功而天下臻于富庶哲宗御迓英閣
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
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
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
德音未始不及于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
防因推廣之祖宗家法以進曰原祖宗家法甚
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
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
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

樂宮 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 仁宗以姊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朝臣相見唐人閣圖有昭容位 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

入輦 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之入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 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窈聞 陛下昨郊禮畢具礼服謝未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 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

代但尽行家法是以為天下則哲宗甚然之而
宣仁后崩為山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大學士左
光祿大夫知潁昌府故知永興軍紹聖初以言
者落職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
史臣脩神宗實錄直書其事而言者以為誣
詆謫居安州再謫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
踰嶺卒年七十一後復故官職贈太師宣國公
謚曰正愍大防兄大忠弟大臨大忠別有傳
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深于禮富弼致政于家

為佛氏之學大臨奏記于弼曰大臨聞之古者
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
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
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休力盛衰
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
入于釋疑聖人為未盡輕禮人為不足學人倫
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
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先難美若夫移
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

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大
臨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士君
子惜之

劉摯字萃老渤海人也少舉進士禮部奏名第
一遂中甲科調知南宮果徙江陵府觀察推官
用韓琦薦除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裏行是時
神宗屬精求治摯感恩遇因上疏曰君子小
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
向不在乎義故欲為之志每居事先首公之心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
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
心者皆無以容其間今天下有喜于當為之論
有樂于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
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
能此風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
願陛下虚心平听審察好惡收合過與不及
之俗使會歸于大中之道摯上疏論常平免役
法陳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

下其章司農司農難詰且劾摯給欺誕懷向背
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告
于陛下賊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令
与之爭口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明日
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
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
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
無一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
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均

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
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于田省併州縣雜
徧以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
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官自鬻之至于輕
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
少儂下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
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與一掾
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
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

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果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悞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責監衡州鹽倉為倉書應天府判官元豐初為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遷禮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以事免明年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臨朝聽政召為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御史奏論蔡確之罪及言陞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學

法苛細愈于治獄條目猥多過于防隸不以禮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後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巖叟為言官拜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規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

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公朝
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此觀之大約類此
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括克市進害民然
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
不為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擢尚書右丞
改左丞為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摯與同列奏
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难得能否不一性忠實
而才識有余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余次也
有才而难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怀邪覲望

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其二聖深然之且
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元祐六年拜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摯故
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
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于摯而不得
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御史楊畏二
人方論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
易以俟休復者他日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
博諸子故与摯之子游摯亦聞与之接言者謂

摯預交博子為囊橐以冀後福遂罷政事以觀
文殿學士知鄆州移知青州紹聖初落職降知
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謫
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八
是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以邢恕
為御史中丞用其言欲誅殺摯及梁燾王岩叟
等以為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
等雜治卒無佐驗會摯卒乃已元符三年復中
大夫蔡京為相降朝請大夫其後觀文殿大學

士大中大夫特贈少師謚曰忠肅
蘇頌字子容紳之子也紳有傳舉進士為南京
留守推官杜衍老居睢陽一見深器之除館閣
校勘改集賢校理知潁州英宗即位召為提
點開封府界諸縣鎮頌言周制六軍出于六卿
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
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
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
縣雖于饋運為便而西戎武備殊缺今中年長

垣都門要衝二鄙駟置皆由此而奮不屯兵閒
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頌又請以獲盜
多寡為果令最法以謂巡檢果尉但能捕盜
而不能使民不能盜能使民不為盜者果令也
稍迂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知審刑院時知金
州張仲宣坐枉法減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
貸死杖而流之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而
情有輕重神宗曰枉法有情輕者邪頌曰希
輔知台州受賕數百千仲宣所部金坑癸擻巡

檢体寃無甚利士人憚與作以金八兩屬仲宣
不差官比較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
黜之可乎頌曰不可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
官五品今貸且死而黜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
人無足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神宗從之自
是命官犯減抵死者例不加刑前秀州判官季
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
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頭復下頌當制奏
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

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大臨亦封还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領大臨又言從前臺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來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只是不限博士員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

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俸門一啟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于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大臨字才元成都人後十年大臨始復天章閣待制頌亦久之復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召修兩朝正史擢知開封府祥符令孫純有罪頌坐失出貶秘書監知濠州未幾除知河陽改滄州召還判吏部唐制吏部主文選知部主武選兩神宗謂三代西漢本

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選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神宗從之于是吏部有四選之法元祐初為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兼侍讀迂翰林學士丞旨遂為尚書左丞三哲宗納皇后講脩六禮為冊禮使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幸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會除賈

易知蘇州頌以易者為御史法應牽復既為監司乃徙蘇州則是經恩反下迂與同列議不合命未下諫官揚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言詔令頌上章辭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出知揚州紹聖中除中太一宮使居京口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八十二贈司空頌天性仁厚字量恢廓喜怒不形于色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無惰容平生嗜學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于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

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嘗議學校欲博士
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陞後之路議貢舉欲
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弥封騰錄之法使有司參
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
範論者躱之中朝中太一宮士臣稱曰大防博重摯鯁直頌德量相貶母后
命于垂簾之日不加斂而天下富不言兵而天
下服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
矣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其詆毀而
獨頌端然不為詭邪所污蓋所謂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

東都事畧卷第八十九

又其... 國... 且...

東都事畧卷之九十一

列傳七十三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也奉進士調嘉興簿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久之以母喪去服除判登聞鼓院累遷備起居注乞復唐正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躡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存曰對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備

國史論園丘合祭天地為非古嘗親祀北郊
如周禮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拜兵部尚
書遷戶部復為兵部元祐元加樞密直學士
明年拜尚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自存在兵
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政專達毋隸駕部存
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
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墮已成之法
執政有議罷畿內教保甲者存曰今京師兵
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長久之

計時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此請貸而都省
屢以无可矜恕却之存言此祖宗制也且
有司援此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
帝斥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几十年水
官訟還故道存爭之日故道已高水性趨下
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與詩怨
訕存與范純仁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
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歲余遷資政殿學

士改知揚州復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
之論寢熾存入對首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
然不察則濫及善人矣除知大明府改杭州
紹聖初請老提奉崇禧觀迂右正議大夫致
仕不為東宮官自存始既而又降通議大夫
存嘗悼近世季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
循世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遷右正
議大夫卒年七十九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
居恂恂不為說激之行其所守確不可套司

馬光謂存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時人以為
知言
趙瞻字大規鳳翔盩厔人也父剛太子賓客
瞻舉進士調孟州司戶參軍移万全令又知
永昌縣築六堰均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比召
杜英宗即位為侍御史上疏請攬威柄明
功罪廣聰明更積幣英宗嘉納議追崇
濮安懿王瞻稱論親非是願与建議之臣廷
辨以決邪正又與呂誨等合疏論列既而對

延和殿祇肅五又與呂瞻昔合殿命民相而
英宗問濮園諷瞻曰非陛下為主仁宗子而
濮王稱皇考非典禮 英宗曰卿嘗見朕豈
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說也諷
寺既罷瞻亦出通判汝州 神宗時為開封
府推官 神宗問青苗法瞻曰青苗法唐行
之于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陛下欲
為長久計愛百姓誠不便出為陝西轉運副
使 哲宗即位自知滄州召為太常少卿遷

戶部侍郎元祐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
密院事明年拜同樞密院事都水王令圖請
復黃河故道朝廷數遣使按行論者不一瞻
曰還河之策未有定論今役徒三十万用稍
木二千万投于水以僥倖万一豈計哉屢爭
于上前因得罷瞻任西府乞發渠陽軍紓荆
湖之力又乞弃西鄙城砦以易永樂遺民卒
子位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瞻為人寬
仁愛人色溫而氣和人以為長者紹聖中言

者以傳會元祐追奪所贈官著党籍云中言
傳堯俞字欽之鄆州項城人也十步能為文
未冠奉進士為新息簿累迁太常博士擢監
察御史裏行交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內臣梁
懷吉張承照所聞仁宗斥二人者于外居
无何復还主家而出瑋知衛州主俞直言恃
愛蒞其夫家而朝廷又為之逐瑋而还隸臣
甚悖礼為四方咲且陛下何以誨諸女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

以慰天下望英宗即位進殿中侍御史迁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初中英宗疾亟慈太后
同听政至是疾平堯俞上書慈太后請还政
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諛間語堯俞上書
慈圣曰今物訟紛然疑有諛間故兩宮之情
似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无以大于天下
与人亦无大于受天下以公光皇帝以明
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其殿下
今日誅竄諛人別慈孝之声並隆于天下矣

于是慈聖還政遂守忠等大臣建言以濮
安懿王宜稱考堯俞與呂海等極論其事謂
濮王于先帝為兄稱皇伯為是出知和州
神宗即位移知庐州徙陝西轉運使除直史
館遷監鈇副使出知江寧府陞辭以仁廟
一室于闡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迂之主
哲宗即位知明州召為秘書少監兼侍講
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
言事罷詔堯俞更奉御史堯俞封還詔

書請苗舜民即以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
可遂以左圖閣待制知陳州入為吏部侍郎
復除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來自宰相
執政侍從御史以論不合罷去堯俞曰確之
党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水官
李偉言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
河事雖不可踰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
而偉又謬悠不肯往責豈可以遂與大役朝
廷遂置偉詎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

拜中書侍郎在位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右銀
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至中以元祐党人
奪贈謚著名党籍後党銅解下詔褒贈錄其
後云言大司馬謝曰岩叟魏公之客不願
主岩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也奉明經調乘
城簿韓琦留守北京辟岩叟為屬韓絳代琦
復欲留岩叟上謝曰岩叟魏公之客不願
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安喜縣元豐末
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會兩宮極陳時事之弊

以謂不絕害源百姓死由樂生不屏群邪太
平終是難致是時方下下詔求疾苦岩叟謂
役不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著法如嘉祐
元祐初迂左司諫李定不特所生毋仇氏服
岩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遷裕陵復之蔡確
為山陵使還朝以定策自屠岩叟曰曰陛下
之直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也一太皇太
后先定策于中而確敢貪大之功乎確遂罷
又論章惇凶焰日熾惡德不悛近垂簾爭役

法詞氣不遜无事上之体虧表臣道凌弱主
威博由是亦斥又言張誠一嘗盜發其父墓
取其繫犀^帶又剥其母之首飾而誠一坐貶迂
侍御史時左右正言久闕岩叟上疏曰斯可
國朝倣近古之制諫官終至久人方之先王
已為少今復缺而不備臣所未諭豈以謂治
道已清而無事于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
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于今日也願^以詔補
諫臣無令久虛其職張舜民言不當遣起居

舍人劉奉世封冊西夏主乾順以為大臣優
假奉世為是過奉^一朝廷以其言失實罷監
察御史岩叟合臺諫傳堯俞韓州上官均梁
燾朱光庭王覲等論列乞还舜民職任以直
集矣院知齊州入為起居舍人叔吏部侍郎
中書舍人迁左圖閣待制充樞密都丞旨知
開封府岩叟常謂天下積欠多若催免不一
公私費擾乞随等第立多寡為催法^一朝廷
是之乃立定五年十科之令六年拜樞密直

李士僉書樞密院事... 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岩叟遜謝而進曰... 心所以... 守之勿失則宗社十方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邪正... 居无过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 有不妥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

禍患尔臣又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有之手此誤陛下也自古无君子小人參用之理圣人唯說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則成否小入既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与小人競進則危乱之基也 陛下不可以不察初夏人來爭蘭州地界岩叟謂盾孤勝如兩堡自元祐講和夤界当在我地盖形勢膏腴之利豈可輕讓弃与執持不可宰相刘摯右丞

東坡志林 卷之九 三

蘇轍曰人言求避位者史曰元祐之初排斥
奸邪緝熙聖治執手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諛
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无輕其去就而宮
深然之詔立之皇后
宣仁后曰皇帝選得矣后有内助之功若
史曰内助虽是后事其如正家須在皇帝
聖人所謂正家而天下定矣既退乃取歷代
后事迹可以為法者成書一編曰中宮懿範
上之七年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郑州移河陽

卒年五十一贈正議大夫紹聖中坐元祐党
追貶雷州別駕人面言諫事中康問下指類
梁燾字况之鄆州城人也父禧兵部員外郎
燾以父任為太庙斋郎奉進士中第編要秘
閣書籍迂集矣校理樞密院檢詳文字提李
京西刑獄召為工部郎中元祐初為太常少
卿迂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
服冠冕者受冊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
獻明肅皇后不當以五服見太庙事

宣仁后啟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
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陪償御史
張舜民以言事坐左遷臺諫官皆論以為非
是熹以謂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
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會御史敢言
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
之私心屈天下之公議快一夫之私心非治
朝之盛事也熹又面請給事中張問不能駁
遷舜民制劄以為失職坐論同列出為集矣

殿脩撰知潞州復為左諫諍大夫前宰相蔡
確作詩怨謗熹與劉安世等交攻之熹又言
方今忠于確者多于忠王朝廷之士敢為奸
言者多于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
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改為患滋大確卒竄新
州遷御史丞鄧温伯除吏部尚書熹論温伯
柔佞不立巧為進取不听改授戶部尚書不
拜以危園閣待制知鄭州明年召為礼部尚
書翰林李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左丞八年以

疾罷為資政殿李士同醴泉觀使不拜出知
穎昌府徙鄆州紹聖三年責少府監分司明
年遂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
十四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奉進士甲科召試為祕
門校理知太常禮院坐叙宗室婚姻不當出
通判陝州元豐中為嘉王岐王宮記室參軍
元祐初擢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使契丹還
為左諫議大夫迂御史中丞奏劾宰相劾摯

威福日恣及王岩叟等以為摯于党摯岩叟罷
遂為尚書右丞改左丞紹聖二年以資政殿
李士知陳州徙北京苗守初章惇以白帖子
取譎元祐臣僚安燾等爭論不已
哲宗疑之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
安石作相嘗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
牘懷之以白
哲宗惇遂安雍虽此以結惇然卒罷政坐元
祐党奪職知成都府提奉崇福宮卒年六十

八後列名党籍云云
臣稱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君
章惇以白帖子取譎元祐之臣是欺君者也
雍為執政不惟不力爭而乃匿情順非為固位計
是謂欺君者也語云鄙夫可與事君也
身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聖人之言不可不信
夫

東都事畧卷之九十一

東都事畧卷九十一

列傳七十四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范仲淹見而奇之中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沔守杭州見之曰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為集賢校理稍遷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

東都事畧卷之九十一

以為欺天陷人矣除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種
諤擅築緩州旦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
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
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
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
由諸大臣不悅出知秦州 神宗曰秦州非朕
意也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知
開封府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
繼遷死時李氏儿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遣

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
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
請擇立一夫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
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神宗竒其策然不果用
元發性踈達自信不疑 上前論事如家人父
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 神宗知其誠尽事无
巨細人无親踈輒問元發元發隨事解答不自
嫌外也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々恐元發有
言而 上信之也因以事出之于外以翰林侍

讀學士知定州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
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者具道所
以然之狀天下大旱 詔求直言元癸上疏曰
新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
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
氣和而天意解矣留守南都徙齊鄒二州會妻
黨犯法元法坐落職知池州未行改安州復以
言者改筠州或以為且有後命元癸談笑自若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且上章自訟

有曰樂羊无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
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 哲宗即位徙
蘇楊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學無食而以
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徙真
定又徙太原元癸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
師淮南京東飢各城中富民与約曰流民且至
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
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三千五百間

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蓋
活五萬人云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為龍圖閣學
士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也其父緯為涇
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師
兵出戰而師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
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上書
辨父無罪乞以軍法治主師及志高時呂夷簡
為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能言對

曰師中所言父事也士大夫稱之師中舉進士
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婦令農隙
自詣令吏當下者榜于門或召父老諭之租稅
皆先期而集嘗出鄉亭見戎人代華人耕作詰
之皆用兵時潛入中國人藉其力往來以為婚
媾師中以華夷不可雜處遍索境外內得數百
言之于師、用其言大索旁郡得戎人內居者
甚衆皆徙之極邊龐籍為樞密副使荐其才召
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畧經司屬官宥州

移牒保安軍以安賜每至次年方畢欲歲終皆
得之延州以聞 朝廷降式許之師中改云依
久例因奏論曰戎人所欲无厭令許之不足以
示恩徒啓其貪心而示弱樞密院劾其擅改制
書師中曰所改者保安軍回宥州牒尔非制書
也提點廣南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堯
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劾奏蕭汪治邕八年兵
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以溪洞貿易掊歛以
失衆心卒致得卒敗覆按法當斬于是汪責泰

州安置師中遷轉運使交趾每瘴癘甚必聲言
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既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
校乘驂來求救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驂之罪
而已既而卒無事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
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
藉口徒啓其釁端也廊延路規知西夏駐軍綏
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上疏論牽制之害時
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独在帥非諸將
憂也後 朝廷知其害罷之拜天章閣待制河

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時王韶
乞築渭源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
河諸部下師中諷師中言令修築必廣募兵大
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
河武勝軍部族生疑無由招撫令不若先招撫
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諸族必乞修城
砦因其取欲量發兵築一城或三兩以示斷絕
夏賦鈔畧之意部族必歸心唐于西域每得地
則建為州其後皆陷失于清水為界大抵根本

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貧土地者
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
募人耕緣邊墾土師中奏韶指占極邊見招置
弓箭手地置市易于古渭砦臣恐自此秦州蓋
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秦州漢蕃戶賣買一旦盡
奪歸官實恐細民失業商族不行又言韶所奏
渭源城至成紀田頃不實乃欲以招弓箭手地
塞其數詔遣使案視師中稽面朝旨落天
章閣待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闕失大自稱存

又乞召司馬光蘇式等復制左右遂貶和州團
練副使安置徙卑州後分司南京提舉太極規
率年六十六師中為人落口有氣節所至必設
條教勸民務農官吏不煩而事舉然好為大言
以故不容于時云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也父顏字子望舉進士知
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以著
書自邊學者常數百人各問東州乃採撫西漢
至五代名臣奏對有補于時者為輔弼名對四

十卷馮元錢易蔡齊為上之且言顏經行淳備
乃以為任城簿李迪知兗青二州皆辟為從事
顏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嗟
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年五十二卒庠又能詩
蔡齊妻以子用齊遣奏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
遷太常博士英宗以災異求直言庠上書論時
事遂除監察御史裏行因日食乞罷後苑宴游
以祇畏天戒乞聖宮修仁 神宗御殿宏麗過
常庠言非所以貽 先帝儉德乞損其制奉宸

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職事者以嚴營
城之禁願 陛下不以近習撓天下法初禁銷
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 英宗曰
朕豈私一李珣邪乃 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
謂朕又何言兩者封駁之任名存實亡御史負
闕不補非盛衰事 神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
為右司監庠陳中國禦戎之體守信為上昔元
昊之叛五來五得志天下為之困弊今莫若示
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除集賢殿修撰河東

轉運使庠計一鎔之產唯鉄利為饒請復旧治
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
塞下豫為足食擢天章閣待制改河北都轉運
使契丹侵霸州土場為己地又徙帳雲朔或以
為河北不可不備 詔庠對上狀五策料虜必
不敢動大河東流訟者欲徙北庠謂當以歲月
餘觀其勢而順導之則役不勞而功可成居歲
餘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
府是時王安石用事變更新法庠謂不可行奏

願罷之 神宗諭之曰卿柰何不与大臣協心
濟治乎庠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
陛下不知附安石數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大
原府明年遼蕭禧全遣議河東疆事先是虜主植牙
雲中遣騎涉吾地邊吏執之虜檄取紛然或以
為起釁造兵當大為備庠奏虜之重兵皆不在
行雲朔歲餘年無見糧張形示強意在畫疆事
爾以我方事河湟恐中國有輕彼心故造端首
難然疆事分畫久矣今始造誤曲在彼不在我

願勿聽 神宗以虜書示庠訖以黃兔山分水
嶺為界云知成都府請禁西山六州与漢人為
婚媾者以防後患徙知秦州坐失舉降知魏州
移江寧府又坐失舉知滁州未几移永興年
哲宗即位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
宣仁后曰帥臣極難得刘庠可惜也

趙高字公才邛州依政人也舉進士為汾州司
法叅軍夏人不廷耶達宣撫陝西帥延安高皆
在莫府种諤擅納綏州降羌數萬 朝廷病其

生事訖誅謗復故地歸降虜以解仇釋兵高上
疏上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
能聽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虜衆
餓死投死中國邊臣致擅納實無所利特以順
往年景詢輩耳可遣詢等來与降羌交歸各遵
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匿則我由橫山之民
未為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
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
處降羌若弃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種

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 朝廷從之
活降羌數萬為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
保安軍楊定等既以賊柰宗貴韓道喜來獻且
請和 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鏐歲賜以為奉
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高言綏州
實勢勝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
州以觀其交計之何也 神宗知其才名見問
邊事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 神宗然之
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入賀正高請邊

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
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西
討尚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州又亡險
隘可以控扼臣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
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
降不尔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而種
諤獻城囉兀之策以高樞宣撫判官尚說絳以
大舉非計師出果无功直除龍圖閣知延州夏
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 詔問方畧尚審計

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
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
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衆敗走
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高樞知其情奏言賊使
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領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
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為明年復用高策以綏州
為綏德城廊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
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尽其曠土為諸
酋所有尚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

在对曰大兵之後死已流散其存止此高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嘗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尔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訖湟其手屬岁飢高令蕃兵願刺手者代常平穀一斛于是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于正兵 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待制文趾判高總九將半

討之以中官李憲為之貳与憲不合請罷之神宗問可代憲者高以郭達老边事而願為裨贊于是以達為宣抚使而高為之副達至轍与高異款乘兵形未動先撫輯两江峒丁捧壮勇噴以利使招來携貳隲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聽高又欲使人資敕榜入賊中招納達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趾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長江

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濟高分遣將吏伐木治
攻具机石如雨艨艟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
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賊遂降達怍
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達既坐貶高以不即平
賊降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
司使時西师大舉五路並進以高領河東都轉
運司事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鑄賊知淮
陽軍數月復賊知慶州時夏賊欲襲取新壘大
治攻城高具上撓賊虜寇蘭州高遣曲珍將兵

直抵鹽亭俘馘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厥鬼石
宿兵於賀蘭京時出盜邊高遣將李貽甫蕃衣
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趣
賀蘭京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矣使
賊入平夏無繇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百五
使間道出賊砦後要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敗
果趣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馘千生擒鬼名
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
圖閣直學士復師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

高知賊入將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
塞門汝徑以輕兵搗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
洪州俘斬甚衆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
將亟請益戍兵為備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
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
遂潰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悅使問以善
意問乙埋何若与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
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
遺之戰袍錦彩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因復從間

中國遂疑而殺之除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
夏人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
浮屠安疆四砦以高領分畫之詎夏人既得四
砦猶未有恭順意居無何復犯涇源高卒年
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高与元祐
弃地詎名係黨籍云

呂大忠字進伯大防兄也舉進士韓絳宣撫陝
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
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募兵

猥中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方
箭手近于屯田義勇近于府兵擇用一專兵屯
可省矣為僉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七年遣太常
少卿劉忱訖河東地界大忠遭父喪起服知代
州虜使蕭素梁穎沒次于 本朝地而輟據主
位大忠不從于是移次于長城北易西上閣門
使知石州大忠數与素穎會屢以理抄之稍屈
契丹復使蕭禧來聘召執政及大忠訖大忠進
曰彼遣使來即与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

英弼來尽索開南地亦与之乎 神宗默然訖
卒不決大忠請終喪其後卒于分水嶺為界云
元豐初除河北路轉運判官大忠言古之理財
視天下猶一家 朝廷者宗外計者兄弟之宮
居雖異而財无不同未有餘而不歸資而不与
者也如是則財利之勢周流不息今有司以
出納之各有餘不足不以實告于上上知其不
實一切不信其言故有餘而若之歸不足而莫
之与致上下之情不交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

東坡志林 卷之九 十一 十一

民十二字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 哲宗即位
為陝西轉運副使移知陝州除直龍圖閣知秦
州遷宝文閣待制夏人自麟府環慶路犯边之
後遂絕歲賜復欲遣使謝罪將許之大忠言夷
狄猶禽獸強則縱困則服連年八寇皆詔必有
以制之今无名遣使陽為恭順實惧討伐若許
之恐為夷狄所窺也大忠嘗献言夏人兵不過
三十萬戍守外戰士不過十萬三路之衆足以
當之屢犯王略而 朝廷一不与校臣竊羞之

遷宝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坐事降待制知同州
俄致仕卒復宝文閣直學士

游師雄字景升京兆武功人也舉進士為儀州
司戶叅軍遷德順軍判官趙高帥延安辟為属
久之除宗正寺主簿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
長鬼章青冑結乘間脅属羌結夏賊為亂謀分
據熙河 朝廷擇可使者與边臣措置以師雄
行聽以便宜從事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
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復河州鬼

夏人... 卷之九十一... 三

章又欲以別部出熙河師雄請于帥劉舜卿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种頽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復講朱城斷莫河飛橋青唐十萬車不得度誼遂破洮州擒兕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以師雄為陝西轉運判官又為轉運副使召人為衛尉少卿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攝帥熙河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惧悉遣使入貢朝廷今熙河限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移陝州以卒年六十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二
列傳七十五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荆南神宗時修起居注知諫院建言宗家以服屬裁陰子之數立出官之法神宗嘉納向傳範為京東師繪請易其任以杜外戚僥求神宗曰得卿如此言甚善誠可以止異日妄求也宰相曾公亮用所善曾鞏為史官繪言前數月人已知鞏為實錄檢討矣公亮以

朝廷名器為已物乞正招權之罪鞏既罷史官
繪六罷諫職除兼侍讀御史中丞滕甫言繪何
罪而罷神宗于是詔甫曰繪堅求外補蓋繪
未究朕意繪迺踈遠立朝寡援不畏強禦无
不為朕一見即知其忠直可信故擢置言職刻
之六篤矣今日之除蓋難与宰相兩立于輕望
之間姑少避之卿其諭朕此意繪曰諫官不得
其言則去經延非姑息之地卒辭不受未閱月
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時王安石執

政繪上言當今舊人多以疾求退范鎮六十三
呂海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
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閒散
陛下可不思其然乎又言以經術取士獨不用
春秋且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言安石不知人
提舉常平使者暴橫繪論免役有十害請罷之
曾布疏其說詔付繪分析繪執前說遂罷以
翰林侍讀學士知亳州徙應天府又徙杭州再
為翰林學士兼侍講詔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

為非是給常荐屬史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
私通饋賂坐貶京南節度副使數月分司南京
改提舉太平規紀知興國軍 哲宗即位徙徐
州復天章待制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給為人放
曠不羈然吏事敏給主于愛利為文立就有集
八十卷

李常^字公擇南康軍建昌人也幼力學舉進士調
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方重自持人畏憚之
發運使楊佐荐改秩常推其友刘琦佐曰不見

此風久矣并荐之議者謂常幼舉善而謂佐為
知人除秘閣校理熙寧初自太常博士改右正
言時方更法常言始建三司條例司已收天下
之款至于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又人且
大駭又言州縣有不散常平久而但使民出息
者 詔常具姓名以聞常不以聞遂落校理通
判滑州歲餘復職知諤湖齊三州齊多盜論報
無虛日常以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它日詢其
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尔常于是令藏盜

之家並燹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无所匿徙
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為太常少卿
遷禮部侍郎 哲宗立進吏部侍郎常上七事
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謹疑獄擇儒
師修役法又論役法差免二科以為法無新陳
便民為是今使民俱出資則貧者難辨俱出力
則富者難地盡各從其願庶几可久矣赦恩蠲
市易逋負不為二百紙者常請累息至其數六
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

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尽所長吳處厚
繳蔡確詩以為榜訕諫官劉安世因力攻之常
以為以討罪確非所以阜風俗改兵部尚書辭
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府行次陝郊而卒年六
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
錄三十卷常少讀之于廬山五老峰白石菴之
僧舍書几萬卷常既貴思欲遺後之學者乃藏
于山中時人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軾
為記其事云孫覺字莘老高郵人也中進士第

治平中為銀閣校勘 神宗即位除集賢院為
王昌府記室五禮之間終身之戒黨為陳諸候
之孝作富貴箴遷右正言 神宗以革積弊黨
言弊不可不革而當其悔乃已 神宗然其
言邠元在樞府無所建明滕甫為中丞黨論其
頗僻不報即家居待罪 朝廷以黨荐陳升之
才可用非諫官朕奪兩官黨曰諫官言事不當
黜之可也無降秩充位者乞補外以通判越州
復右正言徙知通州召還修起居注青苗法行

黨論其非時言者六以有歲內有追呼抑配之
擾 神宗令黨行視虛實黨退而上疏曰臣以
言為取体量非臣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湖州
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
里隄下悉為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已
解官下太常議者謂不可 詔知潤州而覺
已持祖母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闍俗厚于
昏喪寔為中法使富家不得三百緡令出一日
嫁娶者數百家葬埋費減什之五徙徐州又徙

南京召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 哲宗即位
兼侍講遷右諫大夫又遷給事中為吏部侍郎
領右選、萬五千而闕不為六千有三年
不得調者乞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袒免
親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
歲以百人為限擢拜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
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面侍講力請外提舉
靈仙觀卒年六十三紹聖中以覽為元祐黨奪
職追兩官 徽宗即位復故官職有文集奏議

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傳師舉進士調河南簿後知尉氏縣將官
不苛酷士卒謀就大闕殺將以叛覽聞之亟
往諭之曰將官暴虐誠有罪也然汝曹衣食縣
官、顧負汝邪何敢為族滅計衆皆感悟聽
命遂帖服 神宗嘉之以為司農寺主簿又遷
丞出為提舉湖南常平京西轉運判官召為右
司員外郎除湖北轉運使副以直龍圖閣為江
淮荆浙發運副使又知桂州遷家文閣待制知

渭州又帥延安入為戶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
士知太原府進樞密直學士覽治邊數有功而
叅事多與批政異坐軍期後職提舉崇禧觀俄
復待制知光州徙知河南府復龍圖閣直學士
知渭州徙永興軍成都府復請祠提舉崇禧觀
卒年五十九覽精于吏事甚有能政所至善良
曰朕云

鮮于侁字子駿蘭州人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
第慶曆中天下旱 詔中外言事侁上書言災

異之與言甚剴切稍遷秘書丞知綿州 英宗
初為皇嗣侁上疏請選經術士以為羽翼 神
宗初 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檢校應 詔言十

六事皆人君謹始者 神宗謂滕甫曰其文類
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勛
役法 詔諸路監司各定所役緡錢轉運使李
瑜定四十萬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
類不合各具利害以聞 神宗是侁說因以為
諸路率即罷瑜以侁為轉運使利州守周永懿

貧虐不法前使者不敢問侂舉按其罪徧管衛
州又為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掇斂虐下
侂繼之務行寬大司馬光嘗謂蘇軾曰子駿福
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子駿救之然安得百子
駿布之天下乎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拜左諫
議大夫建言 祖宗政本人情獄訟簡少 先
帝置大理獄其少卿二人同群讞奏牘罷其餘
治獄官吏請六曹等監長吏各舉寮屬又請復
制舉分詩賦經議兩科而先論策以請 外除

集矣殿修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侂長于楚詞
嘗作九誦蘇軾見之謂其近古屈泉宋玉友其
人于冥漠續微學之特墜者紹聖間以侂為元
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矣殿修撰遂與黨籍云

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也舉進士調臨濮尉
治平中為監察御史裏行時議尊崇 濮安懿
王臺諫力爭以為不可悉補外點請還所出臺
諫官呂海等不報歐陽修建 濮議士論不與
耶達除僉書樞密院物議不厭默皆上疏論列

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為陰盛慮為邊患宜
備之後數月西夏果入寇時朝廷以于西京
會聖宮置仁神宗御殿默以為渎以先帝所
嘗行郡國立廟知礼者以為非是况仁宗未
嘗幸西洛創建別廟使有司侍祠殊乖典禮以
言事不效乞罷御史出通判怀州神宗即位
默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倖三女近正
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災歲七曰
崇儉八曰久任九曰選提轉牧宰十曰禦戎狄

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倖則忠
臣用而小人不能倖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
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
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積矣備災歲則
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則自上化下而
民樸素矣久任則官不虛授而戰事舉矣選提
轉牧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戎狄則四
夷畏服而中國強矣除知登州沙門裊旧制有
定額溢數則投之海中若主李慶罷良入謁默

遽問擅殺几何人慶对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
之則曰曩上地狹徒隸猥中過數官糧不足以
贍則取殺之默責其擅殺必按其罪慶皇恐即
日自殺默為奏請更定配梟法輒二十條溢額
者則選年深不作過人移徙登州自是多全活
者其後蘇軾起知登州父老迎于路曰公為政
愛民得如馬使君乎軾異之徙之曹州召為三
司鹽鉄判官論新法不便出為京東提點刑獄
又為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安化等州蠻歲飢

略省地默上乎蠻方畧以為勝負不在兵而在
將寫良宵遁鄔遠怯懦邕州城陷沒蘇緘老謬
悻仁鋪覆軍陳崇儀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
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
滅乃杜杞之方畧此足以驗矣以疾知遂州改
徐州元祐初召為師農少卿司馬光問默復鄉
羗牙前法如何默曰常平自漢為良法不可盡
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為一州一縣
法而常平提舉官者仍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

何東轉運使時議弃葭蘆吳堡二砦黠奏摠抱
險阻敵不可復弃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弃移
兗州名為衛尉卿擢工部侍郎告老除宝文閣
待制知徐州移河北都轉運使再知兗州初元
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入海元祐
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之以為然黠占同時監
司上議以北流為便而御史郭知章之奏沿東
流于是作東西馬政約水復故道為長隄壅河
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黠復告老提舉

鴻慶宮坐附会司馬落職改任後復宝文閣待
制卒年八十一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二

東都事畧卷九十三上

列傳七十六上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也又詢見儒學傳軾
生十年而詢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比冠
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殿陽修試礼部進士
得軾論以冠多士疑曾鞏所謂鞏修門下士也
乃中第二遂中乙科授福昌簿修復以直言荐
之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判官
國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与軾之還朝

判登聞鼓院 英宗在藩聞軾名以唐故
名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
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
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今欲召入試秘閣
英宗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死耶及
試二論復入三等以直史報尋以父憂去服
除判官告院王安石為政每質人主以獨鈔
神宗專信任之軾考試開封進士發策謂晉武
吳平以獨鈔而尅符堅伐晉以獨鈔而亡齊小

白專任管仲而霸燕哈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
功異何也安石不悅安石更科舉法 詔兩制
三館叙軾叙上 神宗曰朕固疑此日軾叙意
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軾曰 陛下求治
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頽 陛下安靜以名之
神宗悚然嘉納会上元有 旨市泚鑿軾密
疏諫止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
之所為言者三言而已頽 陛下結人心厚風
俗存紀綱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

制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年少日夜講求于內
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翰于外夫制置三司條
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餘輩
求利之器也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汴
水濁流自生氾以來不以種稻与陂而清之
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日歲一游三歲而
滿矣 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
吏苟且順從真謂 陛下有意與作上糜帑廩
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穀者之肉

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
之間數郡雇役而歆惜之天下單丁女戶盖天
民之窮者也而 陛下首以役之富有四海恐
不加卹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
法每歲常行強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
汚吏 陛下能保之与異日天下恨之曰史記
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
為法也可謂至矣今若妄為青苗坏彼成此所
喪愈多虧官害民強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

匱竭用買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几至于亂孝昭既立霍
光順民所好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
今日此論漫與 陛下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
虧高稅而取均輸之法利臣切以為過矣臣之所
願 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
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
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而不在于富與貧人主
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

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以
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此臣之所
願 陛下厚風俗者此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
制輕重相權而無內重外輕之弊我國家租賦
籍于計省重兵聚于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
恭惟祖家所以委任臺諫則是聖人過防之至
計臺諫固未必皆美所言上未必皆是然須奉
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
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臣聞長老之潰皆謂臺

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讞交至。公議所在，可知矣。臣恐自茲以注，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臣所獻三言，陛下安可不察。初殿試用策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為考官退擬卷以進。至謂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安石怒，御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

入貢，使者發幣于官，止書甲子。軾却之，曰：高麗

于本朝稱臣，今不稟正朔，吾安敢受賜者。亟

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徙知密州時，行手實法

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司農寺下諸路不時

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常平官曰：違制之望若

在朝廷，誰敢不足。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

若何使者驚曰：姑徐之。未几，朝廷知其害

罷之。徙徐州。是歲，何決澶淵，東泛鉅野，北溢于

濟南，溢于泗，浸淫至城下。民爭出避水。軾履屨

杖策躬率兵夫築長堤起戲馬臺屬于城水至隄下不能為害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軾廬于城上使官吏分堵而守率全城以聞 治襄之徙湖州言者指軾讞表語以為怨謗因盡撫軾所為詩諷時事者交章條列謂之訕上遂遣赴御史臺鞠治坐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徙汝州未至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領以居之 神宗許焉 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為吏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時方議改

免役為差役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培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由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者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及唐中葉盡安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不知農、出穀帛以養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
差役正如罷長兵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
為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
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歡今公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光笑而止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軾嘗
鑠宿禁中使宣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
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
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此
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曰

非也軾曰豈大臣荐乎論宣仁曰亦非也軾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曰此

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

奇才但未及進用卿上僂耳軾不覺哭失

聲宣仁与哲宗左右皆感涕已而命

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嘗讀祖宗

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功罪不明善惡无所勸

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

殺掠几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

事每如此恐寢成哀亂之漸軾請外以龍圖閣
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蔡確在安州日作詩借
却處後事以訛刺時事大臣訖遂之崩南軾密
疏言 朝廷若薄確之罪則于 皇帝孝治為
不足若深罪確則于 太皇太后仁政為小損
謂宜 皇帝降敕推治而 太皇太后特加寬
貸如此則仁孝兩得矣 宣仁厚以為然而不
能用也杭瀕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
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浚西湖引水

入運河漫引溉田至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
氏後廢而不理至是對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而取給于江潮、水
汙河泛溢闔闔三年一浚為市井大患故六井
之歲廢軾始至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潮水
造堰閘以時啓閉且以餘力浚治六井民獲其
利杭僧有淨源者居海濱交通舡客沽齋以高
麗元豐末其土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
死其徒竊持其像往告義天使使其屬來朝因

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 皇帝 太皇太后壽
軾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天貴失賜予厚利
意欲來朝矣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
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
以生怨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 朝廷宜
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斥僧猾商敢擅
招誘外夷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軾
治杭有德于民 為立祠名為翰林學士承
旨兼侍讀軾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會 神

宗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軾買田書
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
而喜按驗無實軾復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
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親
祀南郊為齒薄使導引 駕入 大廟有楮傘
犢車并青蓋犢車爭道不避伏衛軾諭儀仗使
李之純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
敢言軾于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由轅有
司嚴整伏衛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

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于朝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于此其可與乎初許將建言三歲冬至天子親祀遍享宗廟祀天圜丘而于歲夏至方擇之祭乃止是遣上公則是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乞下侍從臺諫及禮官議顧臨等議耳如太祖故事范純禮等議昨罷合濟祭以合禮而又紛更恐失尊事神祇之意杜純等議請于苑中設望祀位置燿火于壇所俟躬祀南

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燿火以詔拜孔武仲等議請南郊專祀上帝等議既不一軾奏曰古者祀上帝則併祀地祇矣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今欲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以謂今所行非周禮者不一而獨于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又也欲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曰舜一歲

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
而北至常山六月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
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
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宣
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時已且吉父為
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
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說者必又曰夏
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此非臣之所知也周
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王有故則

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
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若之禮也是無故而
用有故之禮也說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
一歲可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親郊為常禮故
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
也若帷城幔屋盛暑則有風雨之虞 陛下自
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今百官衛
兵暴露于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
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

備事地則簡是以父母有陰殺也豈得以為繁
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說者必又曰三年一
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
郊以為疏濶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
疏于祀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
禮愈壞欲復古而皆古蓋遠神祇必不顧饗非
所以為禮也說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
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
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說此者欲舉

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
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
而可則合祭圜何獨不可十月視祭地十一月
視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年國
勞廢之患尚未免也說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
夏至祀地祇以方澤上不視郊而通燔火天子
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
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
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

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
祭可否之決也詔令集議官議未几 朝廷以
合祭為是罷議 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
補外以二學士知定州軾朝辭上書曰古之聖
人將以有為也必先處悔而觀明處靜而觀動
則萬勿之情畢陳于前 陛下聖智絕人春秋
鼎盛臣願虛心循禮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
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
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

下無恨 陛下三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
雖南山之岬不足以紀 聖功兼三宗之壽不
足以報 聖德由此觀之 陛下之有為惟憂
太蚤不患稍遲上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 陛下輕有改更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
由神實 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軾治定戾
軍政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
勒以戰法中皆畏服詔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
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訛斥 先朝落職知英州

又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貶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 徽宗即位移廉州改舒州團練
副使徙永州未幾提舉玉局觀尋致仕卒于常
州年六十六軾与弟轍皆師洵為文詢晚讀易
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志卒以成書復作
論說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既成撫而嘆
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幼而好書老而不倦為
人篤于孝友輕財好施獎善詆惡盖其天性其
貶黃州也築室于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有東
坡集三十卷奏議十五卷内外制十三卷和陶
詩四卷子邁迨邁俱善為文邁仕不顯迨靖康
初為駕部員外郎迨終于通判定州有颶風賦
思子臺賦行于世

身者事身
卷之三
三
三



...

...

